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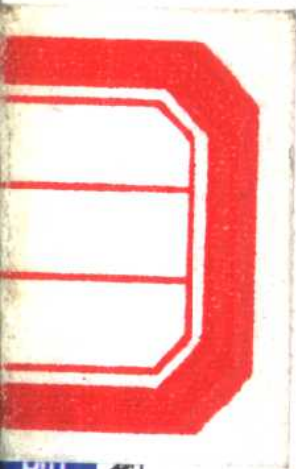


陆涛新叙述丛书·人物传记
LUTAOXINXUSHUCONGSHU
RENWUZHUANJI

从一无所有到亿万富翁
美国《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中国富豪
打响中国足球反黑第一枪的人
掀起轿车降价狂飙的人

李福田

他和他的十八戒



陆涛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书福和他的十八戒

LiShuFuHeTaDeShiBaJie

陆涛

LuTao

陆涛新叙述丛书

书 名：《李书福和他的十八戒》（删裁版）

作 者：陆 涛

责 编：韦 燕

总 编：洪晓红

装帧设计：宋昌华

督 印 人：史 晓

策 划：陆涛新叙述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新闻出版社

地 址：香港荃湾白田坝街5 21号嘉力工业中心A座723室

电 话：24170892

传 真：24164400

开 本：850×1230毫米 64开本

印 张：5

字 数：200千字

印 数：10000册

排 版：华视中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商：北京金特印刷厂

册 版：一次：2003年1月 第一版

国际标准书刊号：ISBN 962-86535-1-2

定 价：12.80元

谨以此书献给渴望成功或期待走出困境的人们。

——陆涛

十八条戒律

对所有人来说,肯定自己总比肯定别人容易。

——但还是要肯定。这是你拥有自信的保证。

人有良知的时候一般没钱,钱最能改变一个人的脸。

——但还是要有钱。聪明的你知道良知是为以后做准备的。

真相听起来有时候更像个传说,而传说大部分都是垃圾。

——但还是要相信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好东西。你要善于发现和整理。

人和人实际上只差五分钟,智者与笨蛋的区别只是在时间上。

——但还是要忘记时间。你要相信自然定律与物理速度都逊于人的精神空间。

人最困难的不是理解别人，而是发现自己。

——但还是要理解。你得到的好处是可以为自己创造一种安全。

苦难从来不是财富，它是伴随人一生的恶记忆并易使人变形。

——但还是要不怕苦难。幸运的你终有把苦难变成享受的时候。

人们不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来，也常忘记上坡和下坡本是同一条路。

——但还是要相信。你真诚付出之后的回报大都来自另一个地方。

等待机会是蠢人的信条，是因为不懂得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的真谛。

——但还是要等待。当你明确目标并找到实现目标途径的时候。

小人物失败是不会跳楼的，跳楼的一般都是大人物。

——但还是要尊重小人物。因为大时代都是以牺牲小人物为代价的。

理智重于感情是青春的熄灭,痛苦重于信心是人生的死亡。

——但还是要重于。你要知道理智和痛苦都不会是永远的。

意外地失去会产生大受挫折的后果,往往比得到什么有更深的记忆。

——但还是要收获挫折。你要相信失去的东西只是暂存在另一个地方。

合作总是具有危险的,在利益面前得到的总是假朋友真敌人。

——但还是要合作。你该把它视为成长的教训并明白共赢的合作才是永久的合作。

在饥饿面前三个人分一个面包定能剩下半个,一根金条的结局恰恰相反。

——但还是要学会吃饱。你要相信天下没有能称准金条的秤。

把眼泪流进肚里并不悲壮,别人知晓时也只是多了一份凄凉。

——但还是要流。只要你能把微笑留给别人。

男人不能伤害的是自尊,女人不能触碰的是虚荣。

——但还是要慎对自尊。男人很多时候的自尊隐藏着自卑却能由此产生自信。

伪装自己别人不会理解为是一种奉献,人们习惯于破坏尊严。

——但还是要伪装。你要坚信善意的伪装是一种文明。

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时被视为小人,一种错误总会引发另一种错误。

——但还是要保护个人利益。你真懂得个人利益时才会有团队精神。

百万富翁的苦恼是没有社会成就感,社会资本的缺席将是一生的痛。

——但还是要收获财富。社会资本的取得非一日之功。

序

我不认为写序是必要的，我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里都没有序。当我把《李书福和他的十八戒》写完以后，在交付出版社之前，我发现这本书需要有一个作者序言。

首先，“十八条戒律”差不多是一种“格言”，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警句”，如果不好，那是我的错。我写的每一条所谓的“戒律”，有的贴近，有的远离李书福，就是说，在一部分内容上是存在某种距离的，但距离产生美——至少创造一种你可以填补的空间，我想是这样。（我很高兴，也很愿意能有这样的解释。）

我原本给这本书每一章都确定了名字，比如第一章，我用了《梦也何曾到路桥》（取自李书福的诗），第二章用了《镜里世界乐陶陶》，第三章是《发现总是最美丽》，第四章《真知路上风萧萧》。后来我放弃了这样做，把每一章的题目全部删掉，因为每一章都有名字的时候——如果不是打开主题的一把钥匙，也是主题思想的一种指向，就是说，将产生一种限定，而李书福是无法被“限定”的。

李书福从开照相馆到制造汽车，归纳起来实际上只有一条“戒律”：把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可能。这是一个不流血不流泪干大事的人。在我们熟知的“亿万富

翁”里,这样的人不多。还有一点需要解释,就是你应该把书中的“李书福”理解为一个团队的符号,他代表着吉利人的一种精神。

李书福有点不好写。走近他要说多易有多易,要说多难有多难,还有那位首席执行官徐刚,也一样。他们不喜欢我写个人,不一定在意我对“汽车疯子”再多一次语言桑拿,如果对“吉利汽车”来一次精神按摩,也许才会更配合一些。

另外,这本书出现最多的话语是“享受过程的美丽”(有时候也用“追寻过程的美丽”),但我相信,看别人成功的“过程”而自己最需要的可能是“结果”。我的结果是这样: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是《圣经》里的话,摘自《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博尔赫斯在1954年版序言上说他摘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

就这些。

陆涛

2002年12月12日

上部 跟李书福一起成长

开篇 风之子

我相信，你最需要的不一定是你最赞赏的。
我更相信，你最赞赏的一定会成为你最需要的。

你有个性吗？你妈说你有，你以为你就有了，很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旷课都会成为你少年时一次勇敢的记录。在我们的周围，不经意间会听到那么多“班长”，好像每个人都说到自己小学时、中学时当过“班长”——大学就算了，这事蒙不得，上过的人又不多。

我们的记忆总会出偏差，你肯定羞愧于真的没有当过“班长”，可能像中篇小说《我爱我爸》里的那个阿甘，给班长系过鞋带，但我相信你还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的“阿甘”。

至少你识字，能看这本书。

我相信，没有记忆的人才是伟大的人。在我的印象

中，伟大的人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记忆，或只记住了该记住的，哪儿像你，丢失过一个钱包或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机，记得死死的，看谁都像偷过你钱包、自行车或手机的人，你差不多要完蛋了。总记住这样的事，你不仅成不了你想做的人，简直就是个小人了，像聚会中遇到陌生的漂亮女人某些男人所表现的那样，错把下流作风流。

丢失的总是存在，而存在的已经丢失。

举例说明：比如工作，比如机会，比如爱情，比如……什么？

自己回答，别告诉别人。

记忆。

记忆中有这样的事，只是更小一点，也就三岁吧，那天晚上在家里睡得好好的，突然间房子的屋顶没了，李书福从父亲的痛惜和母亲的惊叫中听到一个词：台风。

现在他六岁了，台风又要登陆。在路桥，李书福比任何人准备得都好，甚至在不该洗脸的时候洗了一把脸，穿上了最喜欢的从大哥李书芳身上继承过来的那件衣服。母亲问：“书福，准备好了吗？”他说：“准备好了。”父亲很高兴，父亲高兴地说：“那好，把这件衣服脱下来，明年上学才能穿呢。”

他说：“不。”

声音不大，父亲没有听见，所以父亲没有记忆是否抽过李家小三儿一个耳光。李书芳听见了，大哥严肃地问：

“你说什么？”他说：“我说我把衣服脱下来。”二哥李胥兵很高兴听到这样的回答，说：“好。”他又说：“然后再穿上。”小弟李书通吓了一跳，忙说：“三哥，你没事儿吧？”他十分确定地说：“有事儿。”

这是一次兄弟对话，发生在家庭里——还不能称为“家族”，李家四兄弟的影响还没有走出李家洋村，也丝毫没有征兆将改变路桥，更别说鼓噪台州、震撼浙江、影响全国了。

原因很简单，四兄弟中还没有一个真正见过摩托车，制造出中国第一辆踏板摩托车的李书福的梦还只是碎片，触摸碎片是没有意义的。李书福在电影上看见过的汽车都能数得过来，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制造汽车？中国足协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就是路桥李家洋村的这个小子，还打响了中国足球“反黑”的第一枪。

李书福甚至没有见过当时面额最大的十元人民币。不肯脱下那件衣服，还因为衣服兜里藏匿了五分钱，这是一个秘密，五分钱是他六岁时一笔巨大的财富。上帝都难以置信，这个叫李书福的李家小三儿，全靠一百多块钱起家，从给人照相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请记住，“职业”和“事业”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很容易分清楚，但对蠢笨的你来讲，也许很难。

李书福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大哥李书芳，二哥李胥兵，小弟李书通，各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个黄昏，

当李家洋村的人们在习以为常的惊慌失措中准备躲避台风的时候，他决定出去走走。

早在两天前李书福就有一个约定，跟村里的玩伴约好了这天要到村外边的稻田里去抓泥鳅。他不能失约，尽管1969年不仅在路桥，就是在浙江，在全中国还没有听到更不流行“诚信”这个词，或者说这个词还没有被明确地组合起来展览给人看，更不会挂在嘴上谁都说给谁听。我相信，是中国加入WTO后龙永图在中央电视台发自内心的真诚呼唤，“诚信”才让我们如此震惊和苏醒。我们记忆中有过这样的事，要倒退到上个世纪，有一个叫鲁迅的老头也曾让我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呼喊：救救孩子！

“诚信”拯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人。

李书福的父亲对台风一到屋顶难免丢失的事已经很有些经验了，这回父亲有把握，他说：“我有把握，这回屋顶子还是保不住的。书芳、胥兵、书福、书通，你们四个都躲到床底下去，我和你们妈妈还有你们大姐坐在床上，压得住的。”

书福拉住了弟弟书通的手。他比弟弟大两岁，书福最喜欢书通，没想到三十多年以后弟弟跟他之争已经不是兄弟之间的事，家族的事，几乎影响了全国，全国没有一家报纸不在争相报道李家兄弟之争，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日本的NHK电视台等海外几十家媒体都如获至宝地火上浇油。

大哥李书芳是一个极为稳重的人，一有大事脸严肃得

更像父亲，在书福的眼里，大哥就是一个被完整克隆出来的父亲。二哥李胥兵是一个心灵手巧又善于琢磨的人，他蹲下身去查看床的结构，分析着四兄弟在床底下的合理位置，甚至心里在计算着安全系数。大哥说：“听爸爸的话，我们都趴到床底下。”

书福对书通说：“快，到床底下去。”

书通眨着眼睛看着他，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用泥巴做的玩具汽车，说：“三哥，你怎么不进来？”

他说：“我要撒尿。”

书福要撒尿，这是一个意外。台风还没到，暴雨先来了，他已经这样说了，于是就有充足的理由走出家门，李书福是一个说到就要做到的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说也要做的人，三十三年以后成为李书福吉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叫徐刚，一个省里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他还不认识李书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李书福的人，徐刚正在黄岩读小学，他只是听说过黄岩东南边很远一个叫“路桥”的地方，台风就要在那里登陆。

他看着忐忑不安的弟弟，徐刚要跟弟弟讨论一个问题。比他同样小两岁的弟弟弄折了他的铅笔，他不一定最喜欢这支铅笔，但它是今天写作业的惟一工具。

徐刚有一双掩不住聪慧的硕大的眼睛，他就眨了眨眼

睛，尽量表现出他一贯的亲目光，保持着虽然温和的语调却泄露出不可抗拒的威严，八岁的他就显得极为成熟又沉稳地说：“没关系，我出去买一支笔好了。可问题是，该由你去向爸爸要钱并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对不对？”

弟弟看着他，听明白了这个解决方案，知道哥哥说话做事历来都是有理、有力、有节。弟弟找不到抗拒的理由，如同二十三年以后，李书福辞退了弟弟李书通，徐刚走进吉利集团成为有着汽车公司、摩托车公司、房地产公司、装饰材料公司，还有五所学校（仅吉利大学就下设了十三个学院）的 CEO 的时候，一群总经理和几百个部长们像对李书福董事长一样肃然起敬，从直接数字上说，李书福给了吉利集团将近一万名员工饭碗，而徐刚将铸造这一万人的职业行为。

“可以吗？”

徐刚问弟弟，并未表现出急躁和心烦带来的不悦。他说话从来不急，一字一句，一板一眼，不仅能控制住节奏，更能控制住情绪，其结局是让说话的人和听说话的人都不会迷失方向，这近乎是他从孩童时代锻炼出来的结果，亦或是一种本能。二十年以后，有了第一家像模像样工厂的李书福来到黄岩财税局见到徐刚局长的时候，徐刚第一次见到因为充满激情而活力四射的李书福，而他则是性格稳重而稳如泰山的徐刚，李厂长要跟徐局长讨论一笔税款的事。

这一定是一个有趣的情景：李书福是一个刚中带柔的

人，而徐刚则是一个柔中带刚的人。这一刚一柔、一柔一刚也许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了某种安排，李书福与徐刚的组合如果一定要贴上某种标签的话，就应该是“上帝制造”。1988年那个午后，一个是为企业据理力争，一个是为法规捍卫尊严，这不是一次行为之战，恰成为一次心灵交锋，心灵的交锋没有失败者。

失败的是弟弟徐毅。在某种程度上，像李书通没法面对李书福一样，徐毅也没法抗争徐刚，他们都知道并且了解自己的哥哥。李书福总不能按照自己最真实的心愿处理好与弟弟书通的关系，而徐刚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是一个能为“失败者”罩上体面光环的人，他拉起徐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会告诉爸爸，你不是故意的，只是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的铅笔。”

弟弟点了点头。徐毅知道原则，也明白道理，他敬佩哥哥喜欢把一切事物都能条理化，梳理出极为缜密的逻辑关系，徐刚说话做事从不会越过雷池，小小年纪时就能掌握好令人惊异的分寸感。他准备按哥哥不可抗拒的安排去找父亲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说：“哥，下雨了，有台风呢，你不能出去。”

徐刚要出去，这一刻也要走出家门，他很有信心地说：“台风在路桥登陆，离我们这儿远着呢！我得出去，我跟路桥没关系。”

他错了，徐刚真的跟路桥有关系，他成了路桥的女婿，率先惊动的是岳父岳母大人。如果他知道三十三年以

后还会惊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和震动浙江省政府大院去给私企老板一个被称为“汽车疯子”的李书福打工的话，他一定会关注路桥，不是爱情，不是友情，是一种真情，他那天出门的时候一定会更关注李书福的出走。

他不知道。

还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叫宋卫平。在路桥登陆的台风刮到杭州需要一点时间，他有时间在西子湖畔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应对考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对做好事方面分析得挺透彻，也一定是有些经验的，他老人家知道一辈子都做好事确实不易，这个体会和教训是深刻的。”（见长篇小说《京西大嘴》15页，陆涛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宋卫平只想做个好人，不太在意做好事方面的问题。这位同样三十三年以后在浙江大地上成为地产大亨的人，真的想不到极为意外地做了一件好事：当李书福打响中国足球“反黑”第一枪的时候，那声音太响，有的人耳朵被震聋了只在一瞬间，有的人开始脱了裤子放屁，也有人急匆匆放完屁才脱裤子。他解读了那奇异的声响，立即开了第二枪，向中国足球“黑哨”发难，装的是连发子弹，一扣板机就是一串。

命运使然，宋卫平从未想到有一天会跟一个叫李书福的人成为挖得并不深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盖房子的“浙